



大沙河畔新城景

■张金刚

在祖国的版图上有多少条“大沙河”？我不得而知。但蜿蜒于太行山东麓河北阜平的大沙河，是我所熟悉和深爱的——这是我的故乡之河。

有时，我真想变成一只鸟，振翅高飞，或溯流而上，或顺流而下，穿越风云、时光，看大沙河如何汇小流成大川，谱一曲“沙河长歌”；看大沙河如何淌过历史洪流，铺展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崭新画卷，奏一曲“时代壮歌”。

大沙河从太行山的褶皱里奔涌而出，被植入了太行山石般坚韧顽强的风骨，不惧悬崖险滩，越是坎坷艰难，越是激越澎湃、高歌向前。

1925年，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年，阜平即建立了党组织。出生于阜平县城南街姑娘赵云霄，从赵家胡同出来，走一小段儿路，便可听见大沙河的水声、望见大沙河的清波。受共产党员、表兄王斐然革命思想的影响，19岁的赵云霄，如愿以偿地于1925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河北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。

之后，她历经苏联留学、湖南革命，再到被捕入狱、狱中诞女、写下遗书、走上刑场……远在北方阜平的父母亲人，再未等到那个如沙河水般清秀倔强的年轻的赵云霄，可她于丈夫陈觉“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，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”慷慨赴死的英雄事迹，在阜平大地传颂了近百年。据悉，一尊由著名雕塑设计师设计的赵云霄雕像，将于近期矗立在大沙河公园北岸小广场，供市民游客瞻仰纪念；此处也将被命名为“云霄公园”，让赵

云霄烈士的故事世代流传。

1931年7月18日，成立于山西省孟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，在军长赫光、政委谷雄一的率领下，转战晋冀，抵达阜平，并于26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埃阜平县政府。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。

1937年11月，聂荣臻司令员率晋察冀军区总部从五台山来到阜平，以此为中心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一个月后，一份宣传抗日、鼓舞军民的报纸——《抗敌报》，在阜平县城大沙河以北文娴街一处狭仄的小院内诞生。《抗敌报》后更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，邓拓任社长，带领“红色报人”游击办报10年6个月零3天，创造了“一手握笔，一手拿枪”“八匹骡子办报”的“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”。

翻阅一张张《晋察冀日报》影印资料，我不止一次读到了

“沙河故事”。读1941年6月29日的《沙河滩上一片青》，我看到了抗日军民在沙河沿岸修滩耕种，“和前年大水灾所给予他们的一切苦难斗争着”；读1942年3月20日的《大沙河畔的欢送会》，我看到了“新兵的母亲妻子，纷纷提着红枣鞋子来欢送自己的儿女丈夫，希望他们赶走鬼子再回来”……

这一切，使得貌似寻常的大沙河，被注入了红色基因，淌成了一条革命之河、英雄之河！

大沙河历经沧海桑田，奔涌至新时代，见证着23万阜平儿女激情奔赴共同富裕之路的壮阔图景。

经过多年的不懈奋斗，大沙河沿岸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，而这也正是阜平“山乡巨变”的缩影。

大沙河北岸的阜平主城区，因空间狭小，不得不向南拓展。拆迁旧村、兴建小区、筑路

架桥、打造公园……一系列措施将沙河南岸打造成楼宇鳞次栉比、道路四通八达、基础设施齐备完善、环境优美怡人的城市“新天地”。

为培植产业，阜平将目光投向了县城东3公里处东西二庄的滩地和缓坡，连带沙河南岸的高阜口村，谋划建设了一座占地20余平方公里的高端现代、产城融合的经济开发区。“九通一平”的千亩熟地、35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，吸引光伏新能源装备制造、农产品加工、手工业等企业陆续入驻；高阜口食品加工园区培育出国煦大央厨预制菜、醇油坊等明星企业，迸发出勃勃生机。

如今的阜平，有数座大桥耸立沙河之上，联通南北两岸；有保(定)阜、西(柏坡)阜两条高速公路，让城市居民畅达东西南北；更有雄(安)忻(州)高铁阜平段，已在沙河以南开工

新建，即将引领阜平步入高铁时代……这一切，使得承载岁月日夜奔流的大沙河，和上了时代节拍，淌成了一条活力之河、希望之河！

大沙河长年不断流，两岸水草丰茂、土地肥沃。辛勤耕耘的阜平人民，沿河而居，守护、乐享着这片绿色洁净的美丽家园。

精致秀美的大沙河公园内，绿化花木品类众多，层次错落有序；塑胶、石板、木质步道，洁净平坦；两道橡胶坝，时常蓄起宽阔水面，韵致堪比江南水乡。春天，花红柳绿，姹紫嫣红；夏日，树林繁茂，河水欢腾；秋天，层林尽染，芦花飘荡；冬天，意象迭出，疏朗肃寂。四季皆有景，处处皆是景。于是，我常常随行随停，驻足赏景。有时，看旭日东升，晚霞绚烂，月色如水，星空璀璨；有时，看高天流云，雾气蒸腾，细雨霏霏，白雪皑皑；有时，看白鹭、野鸭、鸳鸯在水中捕食、嬉戏、游弋、低翔；有时，看市民尽情舞蹈、直播歌唱，并感受那有关垂钓的一份闲情……

我偶尔会登顶县城周边的大派山、小派山、南山，遥望沙河，遥望山城，遥望丽日下的市井烟火，遥望夜色里的万家灯火……这一切，使得与日月相伴的大沙河，溢满了人文情怀，淌成了一条和美之河、生命之河！

大沙河，似是浩瀚银河在太行山峡谷间的投影。我是何其有幸能在大沙河畔、在阜平大地工作生活几十年啊！惟有感恩奋斗，才能对得起这方水土的包容与养育；惟愿与时俱进、加速奔流的大沙河，继续将阜平描绘渲染为我们身边最真切、壮丽的“富春山居图”。



天山的呼唤 汤青摄

闲思随笔

■曹阳春

子夜的城市，并没有安静下来。枝头的蝉鸣，仍旧此起彼伏，一片连着一片。

两个月前，时值酷暑。每夜走在文昌路上，一过明月湖大桥，铺天盖地的流淌便像火苗一样，紧追着我。这些树梢上的动静，撕心裂肺，震耳欲聋，仿佛带着某种任务，非得将行人一一赶尽杀绝，才肯罢休散去。夏蝉如醉酒的男人，神志混沌，举止迟缓，唯一突出的表现是易怒，是朝天空和大地狂乱喊叫。一蝉起鸣，众蝉附和，吵群架似的，一个比一个激动。等“酒气”消退、情绪回归，气温已然下降，季节已切换至

初秋，这时的夏蝉，也跟着改名，要唤作秋蝉了。秋蝉不发声，不骂街，不到处找茬，它们用正常的分贝，与这个世界交流。交流的缝隙，还会有意无意地停顿，主动给上枝或下枝的其他伙伴，腾出更多机会。

古人听蝉，充满了偏见。尤其唐诗里头，几乎一边倒，不分夏蝉和秋蝉，全与烦躁、苦闷、失意捆绑到了一块。那些词句，将“醒了”的秋蝉跟“宿醉”的夏蝉混合在一起，一概刻上了灰暗、幽愤的标签。比如骆宾王的蝉，“露重飞难进，风多响易沉”，那是对高墙深狱的挣扎和悲唱；比如李商隐的蝉，“五更疏欲断，一树碧无情”，那是对仕途漂泊的辩解和迁怒；

比如张籍的蝉，“四十年来车马寂，古槐深巷暮蝉愁”，那是对权贵生活的叹息和感怀。这些蝉，皆秋蝉，在不少唐人眼里，它们出场的背景，只能是荒园、荒村，只能是野水、衰柳，只能是亡台、旧宅。秋蝉的形象，被格式化了，依旧若夏蝉一般，焦急、不安、蠢蠢欲动，甚至更加可悲，还多了一些憔悴和清贫，多了一些零落和残缺。

秋蝉当中，只有虞世南的稍微活泼些。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，这份自信和洒脱，是咏蝉诗的巅峰，也是个人心境的巅峰。可听虞世南的蝉，倾耳细听，我总隐隐觉得，那阵风，不是秋风，起码不是有明显早晚凉意的秋风。那风中，还

溢着蒸腾的暑气，还夹着半醉半醒的放浪，还贮存着被埋藏的波澜和被压抑的兴奋。

最近几日，在入秋的深夜，我所遇见的蝉鸣，不喜、不悲、不急、不躁，比骆李张的要明快，比虞世南的要平稳。那是经历了一场场无聊的酒局后，一个人坐在院子里，抬头凝望星空时，内心流淌出来的丰盈与饱满；那是改变了吼叫的习惯，躬下腰身，同年幼的儿女轻柔对话时，两代人之间缓缓筑起的信任与喜悦；那是走遍天下重回家乡时，翻开一页页日记，从洋洋洒洒的文字里头，不断邂逅的脉脉温情与点点泪光。秋夜之蝉，像在浪尖上剧烈沉浮过的一叶扁舟，此刻，它

最留意的，并不是能划出多远，而是逆着水流和借助风帆，能在哪一个夜晚，如愿驶进港湾。

前些天，我跨进了不惑之列。儿子给我戴上生日帽的那一瞬间，我将手中的酒杯，本能地放了下来。这一放，喧闹的夏蝉，纷纷隐去，平静的秋蝉，一只接着一只，开始低调换岗。那一夜，城市的行道树上，依旧有稀稀疏疏的蝉鸣，我越听越入神，好像在欣赏琴筝里的隋唐古曲，声声扣弦，丝丝悦耳。

秋天的蝉鸣，日渐平静了。从子夜到凌晨，再到太阳高升的晌午，秋蝉背后的城市，非但没有停歇下来，反而变得更加忙碌。我的人生之味，也将在秋蝉的稳健中，开启一段新的歌唱。

平静的秋蝉